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耳食錄二編 第七卷

龍某 舉人龍某，謁選都下，住櫻桃斜街。一夕，被酒臥，苦渴求漿。起呼僮，僮已熟睡。及門，見一女背階，亭亭立月下。甚訝之，伏窗而覷。女聞人聲，乃四顧，徐度西角門而去。覺羅袂弓鞋，形影俱麗，凝想忽忽，復就睡。覺而疑焉，以為醉也，殆夢也，然憶揣不置者累日，殊杳然。戲題一絕句焚之曰：

兩瓣蓮花踏影行，全身都是可憐生。

巫陽神女多情甚，偷到人家看月明。

是夜既寢，有啄其門者，龍起延之，女子也。曰：「餘為黃氏婢，特來召君。」龍愕然問故，婢慍曰：「小姑昨夜偶來此看月，初不敢相聞，亦素不解吟詩是何生活。今大姑拾得一紙，讀其前二十八字，雲是一情詩。驗其款識，乃君為小姑看月而作，白之縣君，縣君怒，訶詰小姑，疑有他涉。小姑涕泣訴其誣，意稍霽。君既以飛語陷人，宜往承之，且明月豈君家私物？輒雲小姑『偷看』耶？」龍惶恐謝過。婢牽其裾曳之，曰：「去去！」不覺隨之行。

出一門，迴非熟徑，歷三四曲巷，乃達一第宅。始而闕敞，繼而幽窅。處處有燈燭。至垂幕之下，婢止之，先入，俄傳縣君見客。龍踟躕進謁。一婦人上坐，年可四五十，辭色俱厲，曰：「何物狂且，造詞媒冶，謗人家閨閣，不畏拔舌耶？」龍震懾流汗，長揖對曰：「某何敢然，特醉後戲筆，旋焚棄之矣，安得塵縣君之目？」婦人曰：「汝詩吾所親見，奈何遁飾？」龍曰：「才人綺語，類皆寄托耳！聘花媿月，何所不有？縣君亦惡乎考之，乃欲以影響談說，文致罪名，斯為冤矣！」婦人怒曰：「尚敢舌強，諸妮子為我撻之！」龍乃趨出，涉內齋，蹉跌，諸婢媼操鞭撻踵至。方恐迫間，前婢馳出，揮眾曰：「止止，毋得動！縣君宥之矣。命吾引還，命爾曹各去。」眾諾而退。

婢導至小閣，悄語曰：「君之免，大姑力也。」龍稱謝，婢曰：「未已。大姑言君既好吟詩，召此愆辱，宜更作數章，如佳，乃釋爾。」龍曰：「幸不深罪，此何足辭？請給紙筆，並將韻本來。」婢去有頃，攜文具至，設幾上，復於袖中出韻本，笑曰：「大姑言此詩翁護身符籙，故萬不可少。姑以此為題，試作一詩。」龍視韻本，牙籤繡帕，裝璜精麗，而脂香粉印，清溢行間，知為閨中習覽物。意甚得，成五言律詩一首。婢持稿去，旋來曰：「大姑言，君譏議聲韻，殊未允當，且詩語黏滯，不類才人吐屬，須更作之。」龍不得已，伏幾苦吟。

婢立於案頭，拉雜漫語，亦頻頻流睇送情。龍思慮攪亂，不復能構思，因問婢：「汝宅中幾人？」曰：「主翁亡矣，獨縣君攜兩女，並僕婢輩居此耳。」龍曰：「汝侍大姑乎？小姑乎？」曰：「侍大姑。」曰：「大姑何名，年齒幾何矣？」婢笑曰：「汝亦作詩耳，奚用知此？此豈詩料耶？」龍亦笑，佯俯首作屬思狀，甫蘸筆，婢又催促之，龍因投笑長跪曰：「汝奪吾魂魄，雖李杜當此，不能更道隻字矣，幸憐而拯我！」遂侵之。婢面赤，不甚拒，因成歡好。乃竊語龍曰：「吾視大姑，如春風飄蕩，其情之隱躍久矣，今留君索詩，意豈為詩哉？君會心人，何不解此？」龍喜曰：「奈何？」婢曰：「但尾我行，保有良會。」隨入復室中。

乃見大姑者，坐鏡奩之旁。貌頗妖冶，脈脈有思。婢乃伏龍於案下，前語曰：「彼人詩殊不能就，可若何？」大姑始覺，徐答曰：「姑縱之。」婢曰：「中門管鑰，縣君自掌之。天且曙矣，可若何？」曰：「姑留之。」婢曰：「婢子不敢宿客，已攜至，須阿姑處分。」徑趨出，反闔其扉。龍出而迫之，大姑驚曰：「賤婢乃陷我！」龍遽撫之，竟合焉。潛蓄之室中，每夕專對，婢欲圖一私覷，不可得。

經數日，小姑出於庭，龍隙窺之，光彩妙麗，乃無倫比，丐大姑欲得一當，大姑咋舌搖手曰：「咄咄，此貞而烈者，何可犯也，且彼以前日之故，有憾於我，且夕伺吾短，今授之以隙，必為所持，此間無側足地矣！」龍意沮，然不能絕念，時時稱羨其美，大姑不憚曰：「男子薄心腸，得隴復望蜀也。君既慕之，請自從之。」乃使婢引出。龍傍徨求解於婢，婢哂曰：「推賢讓能，風徽遠矣。君以古道遇今人，宜其齟齬。猜嫌既啟，雖吾亦不復能謀。」龍曰：「彼誠逐客。君亦不容耶？」婢曰：「吾雖鄙陋，不能為人容逐客。」再三迫之去。龍把其袖，貪賴不肯行，由是復與婢接。婢匿之積麥之困。

數日，大姑悔，思龍欲復見。問婢，婢對曰：「彼既去，誰能往召？且彼實怨怒阿姑，即召不復來。」明日大姑又言之，婢對如前。大姑乃怨婢，常假他故挫辱婢。婢以是亦怨大姑，乃詣小姑，語前事。陽為大姑謝小姑，實欲挑小姑怒，以傾大姑也。小姑性故和柔，殊不以介意。婢歎曰：「姑德惠若此，使人不忍復欺！」乃竊發大姑之覆，而自隱其私，且曰：「大姑禁我不得言，吾懼獲罪，乃不敢不言。」小姑大驚曰：「姊素談節義，不意反自越禮，為門戶羞辱。脫縣君知之，當奈何？」婢請白縣君，小姑勿許曰：「吾冰清玉潔，豈樂與聞此事者？」婢請之至再，小姑察其奸，怒曰：「大姑，汝主也，何得無情？略不相護耶？且汝實左右大姑，即何事弗與？誘盜而保奸，皆汝之由。果白縣君，當先治汝矣！」婢始懼，轉求秘之。小姑曰：「欲吾庇汝，須亟絕私人之路，不然，不汝隱也。」

婢恐，以語龍，求策之。龍亦恐，求去。婢不得已，導出門，從牆角繞行數十武，倏至寓室。婢倉皇馳去。次日尋之，不復識路。

徐元直

康熙十三年，平涼總兵王輔臣叛逆，大將軍圖海徵之。有兵丁於英，途遇風雷，與大軍相失。晚竄山谷間，策騎盤旋，四向無路，約夜半，度不得出，遂下馬倚樹，息以待旦。俄見紅燈冉冉來，既近視之，乃一叟，鬚眉如畫，衣冠古野，不類今世。謂於曰：「若迷道乎？」於曰：「然，唯丈人指南之。」叟曰：「此山荒僻，虎狼縱橫，去大路尚五六十里。速來，吾導汝。」遂前行。於乘馬從之。經亂峰叢箐之間，叟連履如飛，馬幾不能及，久之平曠，叟乃息足。以燈贈於曰：「坦途不遠矣。」於視其燈，非紗非紙亦非膏燭，而表裡瑩徹如琉璃，而紅而圓。心異之，請共姓名，叟曰：「吾三國時徐庶也。」於驚駭，方欲拜謝，叟已失。於獨行數里，果遵大道，東方白矣，燈亦熄。審視則紅杏耳。大如碗。趨至大軍，備述其異，咸以嚴冬氣候，不宜有杏而且大，信其果遇元直也。

沈璧

沈璧者，秦人也。少迫於貧，辭母薄游。至文登，登台望海，見波浪薄天，慨然舒嘯。旋有少年至，紫衣絳幘，儀狀光瑰，揖璧而笑曰：「君清興不淺，能同游乎？」璧欣然諾之。

俄見鳧雁一點，破浪而來，乃大舟也。離岸數尺，忽止不進。少年遽挽璧下台，履水登舟，身不沉，襪亦不濡。舟中乃無人，亦更無一物。心頗異之，叩其姓名及所自，少年曰：「餘，玉桑君之子也。」璧方欲再問，忽覺水聲澎湃，耳不可勝。自窗間視之，則銀濤萬丈，璧瀉從天，不覺驚駭失色。問是何處，少年笑曰：「適去台下已萬里矣！」璧眷念鄉井，悲形於顏。頃之，濤聲已寂，碧玉湛然。微風一拂，鱗鱗如玻璃萬頃，恍惚有無數麗人混漾清漣中。方疑詫問，冰上絲管作矣。舉首凝睇，則彩舟一具，相去數尺，有數女倚棹瞰波，頃所見，蓋其影也。少年攜璧過彩舟，珍奇射目，不可具名。

須臾席啟，玉貌旁羅，奏具行觴，肴品絡繹，亦非復人間芬苾。侍者進璧果一枚，大如瓜，紫色；啖之，味絕甘，度必世所傳蟠桃之屬。竊懷其餘，欲歸以奉母。酒酣，璧避席稱謝。因便求歸。少年歎曰：「孝子哉！雖然，此乃君所以仙也。今姑不強留，終當至此。」顧諸女曰：「何以送客？」諸女各摘鬢上花及釵釧之物為贖，曰：「持此贖人間，吃著不盡矣！」一女俯而笑，解裳下繡寫一鈎，投海中，少年目之曰：「妮子獨狡獪，不慮墮落耶？」女面發赤，退去。璧視寫，已化小舟。少年曰：「君登矣！」

遂辭眾而登，則前舟已杳，驚濤滾漫，惘然自失。小舟中異香噴溢，神骨俱醉。少焉醒豁，已泊野岸，河水僅闊如衣帶。捨舟

登陸，甫數武，小舟已凌風去矣。信步獨行，追想所遇，恍惚若夢寐，而懷中餘果，儼然在矣。薄暮抵驛館，語皆秦聲，距家中才一舍耳。壁既歸，出餘果進母，兼逮妻、子，皆數月不飢。以核種庭中，亦不生也。後十餘年忽甲拆，數年成樹，又數年作花，花類蓮而大，數年不謝。久之乃結實，由小而大。又數年色漸紅紫，如囊舟中所食者，時壁已枯坐一室，不復與人事。一旦忽出至庭中，仰樹大笑曰：「果熟矣！」即訣妻、子去。

#### 餘時鏢

餘時鏢善寫真，江南常州人。乾隆四十五年，客大梁。薄暮獨坐，有青衣者持刺入，雲主人奉迎，已牽馬門外。遂乘之，行稍遠，有城臨河。進至一官署，青衣入。徐傳主人出迎，乃舊交沈某，相見極歡。問此何地，曰：「贛州。」問其官，曰：「司馬也。比以長官命，延君寫真。」即具儀從送之往。

復抵一署，青衣投刺入。有頃，傳語云：「語矣。本延江西餘時惠。非時也。請速歸。」乃還至沈所，頗咎沈失言，有累遠涉。沈曰：「吾已坐此罰俸四年矣。請便送君歸汴梁，盍迂道毗陵，一視閭井？」餘然之，各乘馬行一炊許，聞城市人語操土音，果常州也，餘憑望故居，淒然良久。沈曰：「宜行矣，十二年後復相見耳。」遂匆匆別去，餘亦恍惚還舊館。甫入門，聞哭聲，遽然而寤，則家人已衰經矣。蓋死者二日，心尚溫耳，故未斂。蘭雪說。

#### 章五

琴師章五，宿邯鄲。漏初下，有美人來就之，章疑為狐。美人曰：「妾平原君美人也。以笑覽者罹慘禍，訴於冥帝。帝怒，收覽者，置重典以償，並逮平原。平原自辨：「實諸客迫勝，勝恐失士心，為趙國憂，不得已出此。」帝謂『平原果好士，土果歸平原，豈在乎殺妾？殺妾以媚士，所以待士者可知；殺妾而客來，客亦可知矣。』平原啞然，頓首請罪。帝以其素賢，僅從薄譴。愍妾無罪，復其元，使遊人間。妾傷往事。故不願復生人世。君亦平原君客矣，當時處門下，聞而傷之，喟然歎曰：「公子之賢，賓客之盛，何重其覽者之足而輕美人之頭也？吾聞蘭杜被焚，則松筠不茂；孔翠見彈，則鴻鵠高逝；哲女戕虐，則國士遠引，吾何為於斯。」故諸客皆還，君反獨去。及秦圍邯鄲，魯連未來，晉鄙不救，諸客束手，莫能展一籌。或請於君，君以身既不預，竟不為設策。平原不知也，故史冊亦闕書焉。君亦殆不復憶矣。妾感君義，求之數千載，今始相值耳。」

章茫然，歎息不已。乃援琴作歌，美人取瑟和之。歌曰：「碧草油油兮，故國荒邱。房陵遂遷兮，誰遺之謀？賢士如雲兮，惟妾之仇。臨樓一笑兮，身命休。念公子兮，心慘憂！」於是相對歎歎，涕泣不可止。久之，美人拭淚揚袖復歌，歌曰：「寂寥兮山阿，灰飛兮綺羅。今夕何夕兮，與子婆娑。既見君子兮，我心則那。露冷冷兮泣復歌，千秋一息兮哀情多！明月墜西兮奈子何！」歌竟，群雞膠膠，東方欲白矣。美人遂巡別去；章悵悵至曙，亦登道。

#### 王黃鬍子

有王黃鬍子者，以髯黃得名。自詡劍仙。嘗會飲貴家某公宅中，誇耀四座，遞叩諸客所能，莫不謙讓，王意益肆。末坐一客口癡，衣冠為鳥。王頗輕之，乃擲揶曰：「公辱在焚尾，得毋善飯乎？抑有他長？」客笑曰：「僕誠不能與諸君子比數，然聞君論劍，頗觸鄙好，願各為戲劍，博諸君子歡。」王掀髯作色曰：「云何？」客曰：「劍之為用，上倚星漢，下披泉壤，旁行四極。刺蛟鱷於不測之淵，剪妖魅於幽暗之叢。雖脫兔逸林，疾隼赴霄，縱鏢飛鋒，罔有遺遁。今第試其易者，請伺飛鳥而刺之！」王心難之。適已日暮，乃諉曰：「陽烏匿矣，羽族息矣，何天有鳥，尚來迎吾刃者乎？」

客曰：「若是且已，盍試登高為二項之舞，一決楚漢。」王又辭曰：「休矣休矣。星月不曜，燭燎不輝，仰不瞻山，俯不察地，惡乎可登而角吾技？」客指主人廳事曰：「崇墉巍巍，飛甍冠之，上探雲霞，嵩華可齊。顧不高耶？請灼爾目，誑爾足，僕雖跛躄，願導先路。」於是舉袖離席，挾王以出，如提嬰孺，履牆緣拱，如步康衢。徑跨簷牙，升於屋脊。坐王於鴟吻之上而撫之曰：「此地平曠，聊可棲息。君請匡坐，僕便來迎。」言已復下，神氣灑然。

堂下觀者無不色飛魂叢，嘖嘖稱神，客便索酒，連罄數觥，頹然就舍。主人命支梯樹架，哄擾終宵，王始得下。天明視客，已約隱矣。王甚慚，主人甚悔，海內奇士，交臂失之。

#### 貓犬

康熙中，大興縣某媪家奉佛，佛前懸一燈。一日薄暮，聞佛舍小語。隙而窺之，見黃犬人立，以前兩足承白貓；貓亦人立，盜飲佛燈油，貓吸油，轉注犬口中，復吸之。稍緩，犬促之曰：「速飲速飲，人且至。」細視貓、犬，皆家所蓄也。媪驚，推門入，貓、犬皆奔出，索之杳然。

越翌日，夜中，聞庭中有聲，密起察之，復見貓乘犬背，犬彳亍而行。叱之，立隱。夜夢一黃衣男子，一白衣女子，來謂曰：「寄主人廡下久矣，養之恩，未知所報，顧形跡已彰，不可留矣。」乃相向再拜，臥地轉身，忽成貓、犬；貓躍登犬背，騎之而去。

#### 仍吉

越中郭生貧無家，去其鄉，游於晉。鬻其文，無售者。困於旅食，則為人傭書。人劣之，薄其值。終日運管，不供一飽焉。念生不百年，勞且飢無窮期，信窮矣，不如死。復念以遲死，盍速？以憂死，盍樂乎？遂傾囊中錢，並質衣裝，赴酒家痛飲至大醉，以餘錢散諸丐者。且歌且笑，見之者皆以為狂而樂也，而不知其將死也。

既出，走入荒谷中，歎曰：「我其已夫！雖然，吾頃則陶焉而樂，且施於人矣，何憂而不死！」睨其旁有枯樹，解束帶掛焉。忽樹中人語曰：「咄！已而，若亦淺之乎窺世，漏之乎其自處矣。」生叱曰：「魅乎莫餘諂，餘不爾畏，餘將與若游！」樹中人笑曰：「若將以餘為鬼耶？否否！途適巧於爾者也，而知爾，故來。且餘巧於人間者，今數百年矣，而不死，而爾曷以死？爾以亟死為達，餘不以為能。」生曰：「子仙乎哉？何窮而壽也，且惡乎置餘？」樹中人曰：「回而志，作而氣，將告爾。有虎於此，度其啗已也，因投之，孰與走而避之乎？濟於水，懼不免於溺，因自沉，孰與方舟而縱其行乎？且若今日死，其餘之年非若之有也？盍聽我？聽我而死，無加於死也，然視今日已後矣！脫聽我而遇，則大幸，孰與聽我？」生曰：「諾，謹受教！」瞬間樹已失。有立於前者，蹙額而叢眉，目無光，鬢髮蓬蓬然，垢膩滿頰，衣鶉結不掩肝，雙履不納踵，生志奪於乍駭，而卻縮縮而不敢前。其人笑曰：「愚哉，若且欲死也，而畏乎？隨以來。」生意定，走從之。

至斷崖之下，其泉如簾，高落於長鬆之杪。披懸蘿，得石竇，廣可容身。其人蛇行入，生匍匐繼之。候曠朗，得方池，湛然而潔也。其人裸而浴。俄有送冠服者至，其人澡而登。衣綺繡，冠華冠，曳文履。視之，額豐矣，眉修矣，目顧盼朗矣，發韜矣，顏白皙而光澤矣。生復驚曰：「何變也？」其人笑曰：「然。若寧欲變乎？」生曰：「幸甚！」其人使生浴，顧來者為生具衣飾，生服之。即臨池而知鏡，訝而不類。其人笑曰：「亦變矣！既變，餘可去！」言已，遂不見。

生甚悸，疾行，得小澗，循而西。澗止，得盤石，意倦憩其上。俄有男女數人來，見生若甚訝，相與指而目之，遂巡不遽去。生乃行，復遇數十人，訝如前，生亦訝。復行，得城郭，進之，其中男女見者，莫不環而迫之也。於是生所止，頃刻成市肆。生訝甚，問焉，皆曰：「悅子之都也。」生惡其擾，袖其面而趨。觀者稍引去，然從者猶數百。有媪教生曰：「速自毀！」生乃土其面。會暮，眾始解，獨一人者留，則媪也，強曳生行。生惴惴焉。隨至大第，達乎其內而簾啟，有女子出，曰：「浴之。」媪導諸旁室，則湯沐具焉。已而入，與女子抗禮，女子乃言曰：「危乎哉，子也！是其人皆好色者，脫不自毀，將裂子。今秘子於此，乃達於難矣。」生惶恐謝，問：「此是何地？」女子曰：「五方雜處。不名一所。」由是共寢處無間。女子家世隱密，獨知其姓鄔，其字曰仍吉。

久之媪來告，外人頗言鄔氏有媪矣。仍吉驚且憂，謀匿生，乃燭而處之夾室，竊竊與生對。生雖愛仍吉，而居如長夜，殊苦幽囚，亦怏怏不樂。無何，夜有斬關者，直趨夾室，狀類崑崙奴，挾生越牆而出，行甚疾，置生於空庭而出。旋見燈檠出室中，女

子隊而前，見生皆笑。共推挽以入，交相接也。生憊極而臥，而聞女子曰：「敝矣。」共舁置門外，闔其扉。

及曙，有達官者過，見生曰：「病者也。」問所苦，生諱曰：「飢耳！」遂載之後乘。歸其居而豐其室。尋復故，問所業，生對曰：「嘗讀書矣，而未竟。」達官悅，使傳其二子。達官憲令文書，一切代於生。

一日，達官聽訟久不輟，生偵於廳事之側，得數事：其一，某縣城隍病，有為不道之訴者，胥輩利其緘，受而伸之，罰及良善。城惶覺，自揭其過。胥輩論罪有差，城惶褫祿一歲。其一，富民訟貧民之友。貧民嘗貸富民金，莫償也，富民奪其宅。計值為有餘，求鬻宅而益之金，富民弗與。質於鄉父老，弗能正。鳴之宰，富民阻於途，且撻之，流血被踵。其友聞而怒，俟間殺富民，亡命去，卒逃於法。故訟之。達官曰：「若富而不仁，罪也，有召死之道。然貧民殺若，則怨也。以怨殺人，不可訓，當償若命矣，其友殺若，則俠也，公也，則無罪。」富民語塞，泣而退。其一，兩蛟出於山，傷山下禾稼百餘畝。山神訟之，當論斬，捕兩蛟於庭，乃兩書生。各推諉，撈掠皆不承，遂並坐之。生歎曰：「善！」其一，女子訟男子，為其殺己也。男子辯，言與女蓋相悅不遂，女乃病而死，非己實殺女。達官謂女曰：「若既悅之矣，復怨而誣之，曷故？」女訴曰：「我死，彼若弗聞者，又他娶，略不相念，其涼而忍焉若是，有死我之心，非殺我而何？」達官謂曰：「深文也。」竟置不理。其一，夫訟婦以為不節，乞絕之於廟。問婦，乃並無外遇。其夫曰：「吾視爾遇鄰人之子，必日而送之，特阻於勢分，其意豈可問也。」達官終以為羅織，斥其夫而直其婦。生意不能平，書一牘啟達官曰：「明公聽斷如流，吏道精敏。下風觀聽，傾服何言？然前三事允臧矣，其後二讞，鄙見斯岐。詢芻有義，伏惟裁察。竊謂德無不報，怨豈在明，國家有原情之律，君子有誅心之論。將正風俗，宜先人情。男女之獄，古今萬端。閨房之內，事甚晝眉。隱秘瑣曲，莫可詳詰，而要以治心為本。夫妃匹之際，雖君父尊親，不能得之臣子者，不得其心也。然丈夫之心，所分者博，所向亦弗專。得不得，姑弗深論。女子之心，惟男子是寄，其心弗欲，雖金、張之顯，衛、霍之貴，陶、猗之富，揚、馬之才，莫能回也。名分虛耳，形骸跡耳。苟得其心，斯其夫也；不得其心，雖夫不夫。則得其心者，宜何如感；不得其心，怨怒亦宜。今女為男死，不能收滴淚之報，引致訟庭，猶急自煎洗，略無悔咎，猥薄之情，於斯為甚。宜聽女言以男抵罪。至於夫之訟婦，情亦非過。其夫在側，屢盼他人，其心逝矣。心之既逝，雖不妻可也。管仲感鮑叔之知，侔於生我，漢高論丁公之罪，以誠不忠。事雖不倫，其義一也。請取以斷斯獄焉。」

達官否之，生固爭，達官不懌，謂人曰：「彼職為賓師。奈何強與吾官事？」於是禮漸疏，生亦不安。遂去達官而潛訪仍吉。毀衣垢顏，用自韜晦。久之不得耗，游復困，鄉思鬱然，登高山以望越中，茫乎莫知其向也。忽見樹中人來謂曰：「可返矣！」生驚喜未對，遽為所推墮。陡若夢覺，則身固臥枯樹下，曾雉經矣，帶絕而墮也。始悟身已久死，所遇皆鬼耳。然酒吻覺甚渴，乃走近市中乞漿。有識之者曰：「此昨日狂飲生也。」則又悟死而復活，才經一宿耳。生既以求死不得，益困不可支。走謁故所嘗識者，問得一餐，人愈益貧之。每為人道死時事，多笑而不信。

既乃為商賈負擔者，去晉之京師，計力而食。足繭不能進，止於鄴中，欲赴漳流以自葬。至河乾，忽焉一舟過，倚舵而盼者，類仍吉之嫗。尾而察之，果嫗也。遂呼嫗，嫗不識，曰：「若誰歟？」生自陳姓名。旋於窗間見仍吉，生又呼，仍吉熟視曰：「非也，不類。」生窘，厲聲曰：「不記夾室共述雲娘事，為卿拭淚耶？」仍吉乃驚曰：「信也。」乃止舟於岸，呼曰：「登！」生登與仍吉相持哭，甚淒痛。雲娘者，仍吉女兒也，棄於所歡，抱恨死。生在夾室時，仍吉嘗述之，且謂曰：「子幸無類此！遂流涕不能止，生以衫袖砧其淚。因約曰：「不幸有破鏡事！他日相遇如不識，請舉此事為息壤之言。」故生貌雖變，仍吉信而納之也。

於是仍吉語生曰：「子向者為鬼，餘亦鄰處於鬼，鬼皆陰蕩不可近。自子之見奪也，餘亦旋徙去。今浮家至此，獲遇子，永托於子矣！幸有薄積，可以歸。」遂與生俱載歸越中。仍吉蓋狐雲。

#### 石孝廉

石孝廉某嘗晝臥，覺鼻中奇癢，以小指捺之，因而大嚏。有物衝孔出，墮地作聲。視之，一小人長寸行，遊行地上。駭極欲呼，而胸間如壓不能起。有頃，門外演盤鈴傀儡，群啾在耳，小人皇遽出門去。石亦遽起，恍如夢覺。自是得奇疾，聞香物則掩鼻；遇矢溺腥羶之穢，嗅之以為香，心好之。履鮑魚之肆，如入芝蘭之室，流連不能去。

後舉進士，官秦中。有道士來謁，自言能療奇疾，異而見之。獻一丸如李大，金光爛然，取大碗貯之，出囊中藥一刀圭，糝其上。使熬之，須臾溶為液，五色陸離，然不堪其臭，左右皆欲嘔噦。以進石，石乃覺芬馨逾常，立飲之，味殊甘醞。少頃，胸中熱如蒸，移進如刀箭環簇心腑。急命縛道士，則已杳矣。

昏痛這際，見道士在前，亟呼左右追執，乃悄無應者。道士笑曰：「此陰府也，何處覓左右耶？」石大號，道士曰：「無苦，此中不少佳境，盍往觀之？」曳以同行。乃至狴犴間，見縲兒縱橫，刀斧林簇，刑戮慘異，心甚恐怖。念世傳地獄變相，竟有之也。末至一處，人皆殘體，有無口鼻耳目者，或僅有口耳，餘體不具者，或有五官倒置者，虎豹狗馬羊豕諸物，雜處不相避。

石問其故，道士笑不答，亟攜之返曰：「公欲生乎？」石因哀祈，謂：「妻妾子女猶在室相候，胡遽不欲生？」道士笑曰：「亦良易。」即袖中出一小人，長三四寸，曰：「此即公之故物也。公曩縱之，不知幾何尋丈矣。賴吾收而制之，僅止於此，尚可納也。」即以小人首向石鼻塞之，石大苦而嘶，倏然已活。冷汗浹背，出青紫痰液數鬥，病遂失。